

林海音

05

林海音儿童文学全集

我的童玩

林海音 著 眉睫 编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5

林海音儿童文学全集

我的童玩

林海音 著 眉睫 编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图书馆学会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童玩 / 林海音著 ; 眉睫编 .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 2015.2

(林海音儿童文学全集)

ISBN 978-7-5110-2528-9

I . ①我… II . ①林… ②眉…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1354 号

书 名 : 我的童玩

作 者 : 林海音

编 者 : 眉 睫

责任编辑 : 边海玲 房 蓉

责任印制 : 张 羽

美术编辑 : 吴光前

总发行人 : 俞晓群

出 版 :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 100037

电 话 :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 010-68998879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 6.25

字 数 : 110 千

印 数 : 4000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110-2528-9

定 价 : 22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文华阁剪发记	1
虎坊桥	14
北平漫笔	22
天桥上当记	50
苦念北平	60
骑小驴儿上西山	65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70
我的童玩	74
旧时三女子	83
在胡同里长大	96
家住书坊边	102
闲庭寂寂景萧条	116
我的京味儿回忆录	129
访母校·忆儿时	151

城墙·天桥·四合院儿·····	158
难忘的两座桥·····	167
英子的乡恋·····	171

附录

傅光明 林海音与老北京·····	183
------------------	-----

文华阁剪发记

文华阁有一个小徒弟，他管给客人打扇子。客人多了，他就拉屋中间那块大布帘子当风扇；他一蹲，把绳子往下一拉，布帘子给东边的一排客人扇一下。他再一蹲，一拉，布帘子又给西边的客人扇一下。夏天的晌午，天气闷热，小徒弟打盹儿了，布帘子一动也不动，老师傅给小徒弟的秃瓢儿上，一脑杓子，“叭”！好结实的一响，把客人都招笑了。这是爸爸告诉我的，爸爸一个月要去两次文华阁，他在那里剃头、刮脸、掏耳朵。

现在我站在文华阁门口了。五色珠子穿成的门帘，上面有“文华”两个字，我早会念了，我在三年级。今天我们小学的韩主任，把全校女生召集到风雨操场，听他训话。他在台上大声地说：

“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各位女同学，你们的头发，也是从父母的身体得来，最好

不要剪，不要剪……”

我不懂韩主任的话，但是我们班上已经有两个女生把辫子剪去了，她们臭美得连人都不爱理了，好像她们是天下第一时髦的人。现在可好了，韩主任说不许剪，看怎么办！大家都回过头看她们。可是，剪了辫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也剪了呢？

韩老师正向我们微微笑。她站在风雨操场的窗子外，太阳光照在她的蓬松的头发上，韩老师没有剪发，她梳的是面包头，她是韩主任的女儿，教我们跳舞。韩主任一定也不许他的女儿剪发，我喜欢韩老师，所以我也不能剪。

但是我的辫子这样短，这样黄，它垂在我的背后，宋妈说，就像在土地庙买的那条小黄狗的尾巴，所以她很不爱给我梳。早晨起床，我和妹妹打架，为了抢着要宋妈第一个给梳辫子。宋妈说：“真想赌气连你们的两条狗尾巴剪了去，我省事，也省得你们姊妹俩睁开眼就打架！”

我站在文华阁的玻璃窗前向里看，布帘子风扇不扇了，小徒弟在给一位客人递热毛巾，他把那热手巾敷在客人脸上，一按一按的，手巾上冒着热气，我仔细一看，那客人原来是爸爸！他常常刮了胡子总爱这么做的，我知道，热手巾拿开，就可以看见爸的嘴

上是又红又亮的，但是我要赶快赶回家去了，不要让爸爸看见我。他常对我说：“放学回家走在路上，眼睛照直地向前看，向前走，别东张西望，别回头，别用手去摸电线杆子，别在卖吃的摊子前面停下来，别……”可是照着爸爸的话做真不容易，街上可看的東西太多了，我要看墙上贴的海报，今天晚上开明戏院是什么戏？我要看跪在道边要饭的乞丐，铁罐里人家给扔了多少钱？我要看卖假人参的，怎么骗那乡下佬？我要看卖落花生的摊子，有没有我爱吃的半空儿？我要看电线杆子，上面贴着那张“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爱哭郎”的红纸条。

我今天更要看看街上的女人，有几个剪了头发的？

我躲开文华阁，朝前走几步，再停下来站在马路沿上，眼前这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姑娘，她扎着红辫根，打着刘海儿，并没有剪发。马路边上走过一个老太婆，她的髻儿上扣着一个壳儿，插着银耳挖子，上面有几张薄荷叶，她能不能剪发呢？又过去一个大女学生，她穿着黑裙子，琵琶襟的竹布褂，头上梳的是蓬蓬的横S头。她还有多久才剪发？

我左看看，右看看，街上没有走过一个剪发的。

回到家里来，宋妈一迎面就数叨我：

“看你的辫子，早晨梳的紧扎的，这会儿呢，散

的快成了哪吒啦！”

宋妈总是这么嫌恶我的辫子，有本事就给我剪了呀！敢不敢？要是真给我剪，我就不怕！不怕同学笑我，不怕出门让人看见，不怕早上梳不上辫子。可是我就是不剪！妈剪我就剪。爸爸叫我剪我就剪。韩老师剪我也剪。宋妈叫我剪，不算！

宋妈要是剪了发，会成什么样儿？真好笑！宋妈的髻儿上插着一根穿着线的针，她不能剪，她要剪了头发，那根针往哪儿插哪？真好笑！

“笑什么？”宋妈纳闷儿地看着我。

“管哪！笑你的破髻儿，笑你要是剪了发成什么样儿！你不会像哪吒，一定是像一只秃尾巴鹌鹑！”

走进房里，妈妈一边喂瘦鸡妹妹吃奶，一边在穿茉莉花。小小白白的茉莉花还没有开，包在一张叶子裡，打开来，清香清香的。妈妈把它们一朵朵穿在做好的细铁丝上，她说：

“英子，我一枝，你两枝。”

“为什么？”

“忘了吗？今天谁要结婚？”

“张家的三姨呀！”

“是嘛！带你去见见世面。”

“三姨在女高师念书。”

“是呀！会有好多漂亮的女学生，你不是就喜欢比你大的姊妹们吗？”

“噢。”我想了想，不由得问，“为什么我要两枝茉莉花？”

“也是给你打扮打扮呀！下午叫宋妈给你梳两个抓髻，插上两排茉莉花，才好看。”妈妈说完看着我的脸，我的头发。她一定在想，怎么把哪吒打扮成何仙姑呢？

可是我想起那些漂亮的大女学生来了，便问妈妈：

“妈，那些女学生剪了头发没有？”

“剪没剪，我怎么知道！”

“张家的三姨呢？她梳什么头？”

“她今天是新式结婚，什么打扮，我可也不知道。可是三姨是时髦的人，是不是？说不定剪了头发呢！”妈妈点点头，好像忽然明白了的样子。

“妈，您说三姨要是剪了发，是什么样子呢？”

妈妈笑了，“我可想不出。”她又笑了，“真的，三姨要是剪了发，是什么样子呢？”

“妈，”我忍不住了，“我要是剪了头发什么样子？”我站直了，脸正对妈妈，给她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忍不住，说出这样的话。

妈“嗯？”了一声，奇怪地看着我。

“妈，”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堆什么东西在跳，非要我跳出这句话，“妈，我们班上已经有好多人剪了辫子了。”

“有多少？”妈问我。

其实，只有两个，但是我却说，“有好几个。”

“几个？”妈逼着问我。

“嗯——有五、六个人都想去剪了。”我说的到底是什么话，太不清楚，但是妈妈没注意，可是她说：

“你也想剪，是不是？”

我用手拢拢我的头发。我想剪吗？我说不出我是不是想剪，可是我在想着文华阁的小徒弟扇布帘子的样子，我笑了。

妈妈也笑了，她说：

“想剪了，是不是？我说对了。”

“不，”真的，我笑的是那小徒弟呀，可是，妈妈既然说了我剪头发的事，那么，我就说：“是您答应叫我剪，是不是？”

“瞎说，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

“刚才。”

宋妈进来了，我赶忙又说：

“宋妈，妈妈要让我剪头发。”

“这孩子！”妈妈说话没有我快，我抢了先，妈妈简直就没办法了。

“你爸爸答应了吗？”宋妈总是比我还要厉害。

“那——”我摇着身子，不知该怎么说。

真的，爸爸最没准儿，他有时候说，他去过日本，最开通，他有时候又说，中国老规矩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赞成不赞成剪头发呢？他觉得我如果剪去辫子是开通呢？还是没规矩了呢？

宋妈看我在发愣吧，她“哼”地冷笑了一声说，“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

“可是你也说不愿意给我梳辫子，要剪去我的头发来着。”

“喝！你倒赖上了，你想要时髦，就赖是俺们要你剪的，你多机伶呀！”

我本来并没有想剪辫子，韩主任也不让我们剪，韩老师也还没有剪，可是，这会子我的心气儿全在剪头发上了，我恨不得马上到文华阁去，坐在那高椅子上，“嘎登”一下子，就把我的辫子剪下来。然后，我穿了新衣服新鞋子，去看张家三姨结婚，让那么多人都看见我已经剪了辫子啦！

“你说给她剪了好不好？”妈竟跟宋妈要起主意来了。

“剪了倒是省事，我在街上也看见几个女学生剪了的。可就是——”宋妈冲着我，“赶明儿谁娶你这秃尾巴鹌鹑呀！”

“讨厌，我才不嫁人！”

“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我还是这句话。”宋妈又提起爸爸。

“妈，”我腻着妈妈，“您跟爸爸说。”

“我不敢。”妈妈笑了。

“宋妈，你呢？”我简直要求她们了，我要剪头发的心气儿是这么高，简直恨不能一时剪掉了。

“你妈都不敢，我敢？谁敢跟你们家的阎王爷说话。”

“我自己去！”我发了狠，我就是我们家的阎王爷！

妈妈挠不过我，终于答应了，妈说，就趁着爸爸不在家去剪吧，剪了再说。

爸爸这时早已离开文华阁去上班了，我知道的。妈妈带着我，宋妈抱着瘦鸡妹妹，领着弟弟，我们一大堆人，来到了文华阁。

文华阁的大师傅看见来了一群女人和小孩，以为是给弟弟剃头，他说：

“小少爷，你爸爸刚刮了脸上衙门啦，来，坐这个高凳儿上剃。”

“不是，是这个，我的大女儿要剪发。”

“哦？”大师傅愣了一下，小徒弟也停住了打扇子，别的二师傅、三师傅也都围过来了，只有一个客人在理发，他也回头过来。

“没人在你们这儿剪过吗？我是说女客。”妈问大师傅。

“有有有。”大师傅大概怕生意跑了，但是他又说，“前几个有个女学生剪辫子，咱们可没敢下剪子，是让她回家把辫子剪了，咱们再给理的发。”

“哦，”妈妈又问：“那就是得我们自己把辫子剪下来？”

“那倒也不是这么说，那个女学生自己来的，这年头儿，维新的事儿，咱们担不了那么大沉重。您跟着来，还有什么错儿吗？”

“那个女学生，剪的是什么样式？”妈妈再问。

“我给她理的是上海最时兴的半剖儿。”大师傅足这么一吹。

“半剖儿？什么叫半剖儿？”还是妈妈的问题，真啰嗦。

“那，”大师傅拿剪刀比划着，“前头儿随意打留海儿、朝后拢都可以，后头，就这么，拿推子往上推，再打个圆角，后脖上的短毛都理得齐齐的。啧啧！”

他得意得自己啧啧起来了。

“那好吧，你就给我的女儿也剪个半怕丫吧。”

妈妈的北京话，真是！

我坐上了高架椅，他们把我的辫子解散开来了，我从镜子里看见小徒弟正瞪着我，他顾不得拉布帘子了。我好热，心也跳。

白围巾围上了我的脖子，辫子的影子在镜子里晃，剪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我有点害怕，大师傅说话了：

“大小姐，可要剪啦！”

我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散开的头发，喊：“妈——”

妈妈说：“要剪就剪，别三心两意呀！”

好，剪就剪，我放开了手，闭上眼睛，听剪刀在我后脖上响。他剪了梳，梳了剪，我简直不敢睁开眼睛看。可是等我睁开了眼，朝镜子里一看，我不认识我了！我变成一个很新鲜、很可笑的样子。可不是，妈妈和宋妈也站在我的背后朝镜子里的我笑。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呢？她们怎么不说话？

大师傅在用扑粉掸我的脖子和脸，好把头发碴儿掸下去，小徒弟在为我打那布扇子，一蹲，一拉。我要笑了，因为——瞧小徒弟那副傻相儿！窗外街上也有人探头在看我，我怎么出去呢？满街的人都看着我

一个人，只因为我剪去了辫子，并且理成上海时兴样儿——半剖儿！

我又快乐又难过，走回家去，人像是在飘着，我躲在妈妈和宋妈的中间走。我剪了发是给人看的，可是这会子我又怕人看。我希望明天早晨到了班上，别的女同学也都剪了，大家都一样就好了，省得男生看我一个人。可是我还是希望别的女生没有剪，好让大家看我一个人。

现在街上的人有没有看我呢？有，干货店伙计在看我，杭州会馆门口站着的小孩儿在看我，他们还说：“瞧！”我只觉得我的后脖子空了，风一阵来一阵去的，好像专往我的脖子吹，我想摸摸我的后脑勺秃成什么样子，可又不敢。

回到家里，我又对着镜子照，我照着想着，想到了爸爸，就不自在起来了，他回家要怎么样的骂我呢？他也会骂妈妈，骂宋妈，说她们不该带我去把辫子剪掉了，那还像个女人吗？唉！我多不舒服，所以我不笑了，躲在屋子里。

妈妈叫我我也听不见，宋妈进来笑话我：

“怎么？在这儿后悔哪！”

然后，我听见洋车的脚铃铛响，是爸爸下班回来了，怎么办呢？我不出屋子了，我不去看三姨结

婚了，我也不吃晚饭了，我干脆就早早的上床睡觉算了。

可是爸爸已经进来了，我只好等着他看见我骂我，他会骂我：“怎么把头发剪成这个样子，这哪还像个女人，是谁叫你剪的？丑样子，像外国要饭的……”但是我听见：

“英子。”是爸爸叫我。

“噢。”

爸爸拿着一本什么，也许是一本“儿童世界”，他一定不会给我了。

“咦？”爸看见我的头发了，我等着他变脸，但是他笑了，“咦，剪了辫子啦？”只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唉！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我的心一下子松下来了，好舒服！爸爸很高兴的把书递给我，他说：

“我替你买了一个日记本，你以后要练习每天记日记。”

“怎么记呢？我不会啊！”记日记，真是稀奇的事，像我剪了头发一样的稀奇哪！

“就比如今天，你就可以这样记：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我的辫子剪去了。”

“可是，爸，”我摸摸我后脖的半剖儿说：“我还